

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

李伟民

(四川外国语学院 重庆沙坪坝 400031)

摘要:台湾莎学的发展是在梁实秋、虞尔昌、颜元叔、朱立民等学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合成一套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出版。近年来,台湾除了出版了多种台湾译者莎作译本外,还出版了多种大陆翻译的莎剧译本和《莎士比亚全集》。颜元叔和朱立民主要从事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工作,彭镜禧等人的莎学研究在近年来较有影响。台湾的莎剧演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台湾莎剧演出主要以话剧和京剧为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莎学交流也日渐频繁。

关键词:台湾;莎士比亚;翻译;演出;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06)01-0065-04

Study of Shakespeare in Taiwan

LI Wei-min

Abstract:Shakespeare study in Taiwan was developed by scholars Liang Shiqiu, Yu Erchang, Yuan Wushu and Zhu Limin. Liang Shiqiu completed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 Collected Edition" while Yu Erchang added to it Shakespeare's chronicle plays. In recent years, both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has been published in Taiwan. Yan Yuanshu and Zhu Limin, together with Peng Jingxi, mainly engaged in the comment and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s works. Their studie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s plays in Taiwan in the form of Chinese drama and Beijing opera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udience. It is also encouraging that the exchange of Shakespeare studi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Key words:Taiwan; Shakespearia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erformance

—

台湾开始莎士比亚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时从事莎著翻译和莎学评论的主要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学者、教授,其中以梁实秋和虞尔昌为代表。1947年秋渡海去台湾大学外文系执教的虞尔昌教授,物力艰窘,颇危衣食,大学授业之余,日居斗室,埋头小几翻译莎剧。他的夫人邵雪华则席地而坐,伏在门板上誊清译稿,通宵达旦,从无怨尤,以10年工夫终于克竣10部莎士比亚历史剧。1957年1月,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和虞尔昌合译的5卷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本全集包括朱生豪翻译的27个剧本和虞尔昌翻译的10个历史剧。每个历史剧均附有译者写的“本事”。全书附有“莎士比亚的评论”和“莎士比亚年谱”。

梁实秋译莎始于抗战前夕和抗战中。这一段时间梁实

秋发表的莎学评论最多。他也是以一人之力独立完成汉译莎氏全集的第一人。在台湾任教期间,梁实秋继续勉力译莎。这时由于生活相对稳定,他译莎的速度也较以前为快。他曾对亲人说道:“我自从最近努力继续翻译莎士比亚以来,现已完成了7本稿子……我打算以余年完成这一工作,但是上天是否准许我,我自己也无把握,只有靠你们给我祷告了。”^[1](PP199-200)译到最后几剧,梁实秋感到语言偏僻,趣味较少,他又切除了胆囊,健康情况急遽恶化。但梁实秋说:“硬着头皮,非干不可”,^[1](PP199-200)力争以余年完成这一37部莎氏剧本的翻译工作。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曾建议,把莎氏的译文改译为流畅的中文,弄得通俗些,梁实秋说:“不成,不要说你们看了吃力,我自己也吃力。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2]当年,文化大学上演《奥赛罗》,被警备司令

部批驳,理由是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影响军心,几经交涉,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改称大人,副官改为秘书,才勉强通过。梁实秋幽默又无可奈何地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3](PE90)}莎氏全集出版后,梁实秋曾调侃地说要与莎氏“绝交”了,“算是莎士比亚惹来的最后一难。莎士比亚作冥寿嘛!害死人!”梁实秋译莎,在大陆完成了 10 部,在台湾至 1964 年续译 10 剧,到 1967 年又译 17 剧,1968 年补译莎士比亚诗 3 卷。1968 年 10 月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全集 40 册。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大功告成之日,台湾“文协会”、“语文学会”、“青年写作协会”、“妇女写作协会”在“自由之家”举行了“梁实秋教授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庆功会”。^{[3](PE90)}“立法院长”“文学奖主持人”张道藩对梁先生馨香祷祝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梁实秋说:“我翻译莎士比亚……之所以完成,主要的是因为活得相当长久……健康的身体是做人做事的真正的本钱。”^{[4](PP65-66)}使梁实秋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我有一套莎氏全集中译本送到莎氏家乡纪念馆,取得收据的信,我一生有三十年的功夫送给了莎氏,我自得其乐而已。”^{[4](PP65-66)}梁实秋还著有《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64 年,莎士比亚诞辰 400 周年时,梁实秋主编了《莎士比亚四百年诞辰纪念集》,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四百周年纪念》、李启纯译《莎士比亚传略》、李曼瑰的《莎士比亚的故乡》、刘锡炳译《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梁实秋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谁作的?》、吴奚真译《莎士比亚与宗教》、蒋绍成的《王子复仇记的演出》、陈西滢的《富乐摭的莎士比亚图书馆》、胡百华译《莱特博士访问记》、梁实秋译《关于莎士比亚》、梁实秋的《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金开鑫的《英国庆祝莎士比亚年见闻录》、金开鑫的《研究莎士比亚的重要书目》。从书中收录的文章看,所论基本为通论,专论比较少;译文多;文章长短不一,但显示了台湾莎学草创时期的研究情况。台湾学者关注莎学由此可见一斑。1984 年,台湾第九届“文艺奖组委会”以“特别荣誉奖”的名义,对梁实秋创作雅舍小品系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编写英语辞典、撰写英国文学史予以褒扬,奖给梁实秋等 4 人奖金各 10 万元台币。

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的虞尔昌教授,1947 年应聘到台湾大学外文系执教,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他在熟读了莎氏原著和一些译本以后,认为:“莎氏戏剧不乏知名之士的翻译,但文笔生硬西化,使读者读了一、二页再也不想读下去了,此种翻译实在是欺骗了读者,对不起原作,读者震于译者之大名,还会自愧学识浅薄,故不能欣赏艰深难懂的译文。”^{[5](PP11-12)}他在渡海去台湾前,看到上海世界书局 1947 年 4 月出版的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爱不释手,感慨“朱氏虽属年轻一代,而所译之译文信、达、雅三者都已做到,国内其他译作尚未有能出其右者”。他和朱生豪是之江大学的先后同学,他格外痛惜生豪的英年早逝,未竟其功,殊为可惜!于是他萌发了继续朱生豪的“译莎”工作,以“发

不同青心共热”的激情决心将朱生豪没有来得及译出的 10 个莎氏历史剧翻译出来。当年的台湾大学,教授收入不高,不少教师外出兼课,惟独虞尔昌先生在一无报酬、二无书局承诺出版的情况下,十年如一日埋首于莎剧的翻译,教学之余,时时遨游在莎士比亚戏剧之中。别人丢弃的书桌,一条板凳就是他的工作场所。他对所译莎剧反复琢磨,再三修改,力争完美、准确地再现莎剧的原貌。1957 年 4 月,台北世界书局以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加上虞尔昌翻译的莎氏历史剧,出版了五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中国第一套完整的莎剧全集。1961 年台北世界书局又出版了他译的中英对照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译的莎氏十四行诗,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注意译诗的韵律,要译出中文诗的神韵、情感和心理上的变化。^{[5](PP11-12)}早期台湾流行的莎士比亚译本可以归类为两大系统,分别是梁实秋的全集和以朱生豪译本为主的莎氏全集,这两个版本成为台湾读者接受莎士比亚最重要的途径。1980 年台湾河洛书局引进了朱生豪翻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的莎氏全集,1999 年台湾又出版了孙大雨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99),方平主编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2000 年)。同时还有台湾等地译者如李魁贤译《暴风雨》(1999)、杨世彭译《驯悍记》(1982)、《仲夏夜之梦》(2001)、《李尔王》(2002)、彭镜禧译《哈姆雷特》(2001)、吕健忠译《马克白》(1999)、夏翼天译《朱立奥·凯撒》(1961)、黄美序译编《李尔王》(1987)、杨牧译《暴风雨》(《自由时报》1998 年 12 月 28 日——1999 年 1 月 13 日)等。

二

从 1960 年代开始,台湾研读莎士比亚人数不断增加,莎剧演出的种类和数量也比以前多,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1970—1980 年,台湾发表莎研论文 29 篇;1981—1990 年,发表莎研论文 52 篇;1991—2000 年发表论文 99 篇;从 1970—2000 年在台湾发表、出版的莎学论著共计 211 篇(部),刊登莎学论文最多的刊物为《中外文学》,同时也有个别大陆莎学学者如李伟民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人文学报》上发表了《他山之石与东方之玉——评〈中国莎学简史〉》(《人文学报》1997 年第 26 卷第 6 期)、方平的《〈新莎士比亚全集〉译后记》在《中外文学》1999 年第 28 卷第 2 期上发表。大陆学者张冲主持了 2005 年第 4 期《中外文学》的“莎士比亚专号”,张冲发表《适时的莎士比亚》、王建开发表《艺术与宣传:莎剧译介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进程》、张琼发表《〈两位高贵亲戚〉中的矛盾与错位》。在台湾发表莎学论文较多的有梁实秋、朱立民、颜元叔、彭镜禧等人。除了前面提到的莎学论著外,台湾还出版了朱立民的《爱情仇恨政治——汉姆雷特专论及其它》(台北,三民:1993)、朱炎主编《美国文学·比较文学莎士比亚——朱立民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台北,书林:1990)、吴青萍的《莎士比亚研究》(台北,远东:1964)、李慕白的《莎士比亚入门》(台北,台湾商务:1988)、马汀尼的《莎剧重探——历史剧及其风格化演出》(台北,文鹤:1996)、梁实秋的《文学因缘》(台北,时报:1964,系

台北,文星:1964年版的重刊,内收入莎学论文7篇)、陈冠学的《莎士比亚识字不多?》(台北,三民:1988)、赵天华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爱神》(台北,万象:1961)、颜元叔的《莎士比亚通论·悲剧》(台北,书林:1996),《莎士比亚通论:历史剧》(台北,书林:1995)、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主编《中美莎士比亚研讨会》(台北,文鹤:1995)、邱锦荣的 Metadrama: Shakespeare and Stoppard. (台北,书林:2000);李启范的 The Plays Within the Plays in Shakespeare. Taipei: Hai Kuei Cultural Enterprises. (1985) Steele, Eugene. Shakespeare and the Italian Professionals. (台北,书林:1993) 在研究方法上,莎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莎士比亚的语言、意象、结构、版本等文本范畴。从最近出版的彭镜禧主编的《发现莎士比亚——台湾莎学论述选集》中,有余光中的《锈锁难开的金钥匙》、赵星皓的《〈鲁克丽丝失贞记〉里的后设戏剧元素》、谢君白的《驯服之必要:〈驯悍记〉表演策略观察》、彭镜禧的《编剧者的梦魇:戏谈〈仲夏夜之梦〉》、张静二的《〈威尼斯商人〉的“彩匣”情节》、张小虹的《镜像舞台/阶段:〈第十二夜〉中的性别辨(误)识》、颜元叔的《莎悲剧之综合评论》、胡耀恒的《我对〈汉姆莱脱〉的三点看法》、廖炳惠的《谁需要奥菲丽亚?》、林镇志的“然而她非死不可,否则她会背叛更多的男人”:德斯底蒙娜的“背叛”和奥赛罗的“正义之剑”、阮秀莉的《三面马克白·多重莎士比亚:威尔斯、黑泽明和波兰斯基的〈马克白〉》、马汀尼的《隐遁逍遥于历史法则之外——论〈亨利四世〉》、王仪君的《征服的愿望:试论〈亨利五世〉中帝国主义、国族主义与身份认同》、陈玲华的《〈冬天的故事〉:花卉飘香的牧歌悲喜剧》、林明泽的《走出暴风雨:后殖民情境中“卡力班”认同的困境》、王淑华的《政治与戏剧:中国莎学新探》、王婉容的《莎士比亚与台湾当代剧场的对话》、林锦南的《戏剧写作与作者身份——以“莎士比亚”为例》、彭镜禧的《台湾出版莎士比亚学术论文目录初编(1970—2000)》。^[6] [PP375-398] 我们看到,无论是研究诗或戏剧的论文,都不局限于传统对作品内容或形式的欣赏分析,而是从剧场演出、影视改编、戏剧观念、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彭镜禧的《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收入他历年发表的莎学论文17篇。^[7]

此外,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李慕白的《莎士比亚入门》。作家与作品丛书也列有《莎士比亚》专章。1986年,台湾师范大学上演了梁实秋译的《奥赛罗》。1989年,在台湾高雄师大召开了“第一届中美莎士比亚研讨会”。据笔者统计,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本,台湾就出了不下7个译本。它们是虞尔昌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台北世界书局,民国五十年二月出版(中英对照)。洪北江编译《莎士比亚语粹十四行诗合集》,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国五十一年十二月出版。梁实秋译《十四行诗》。施颖洲译《莎翁声籁》(中英对照),台北皇冠杂志社,民国七十年九月出版。杨耐冬著译《莎士比亚情诗》,台北文经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三月出版。陈次云译《莎士比亚商籁体》,发表在台湾《中外文学》1991年各期。台

北良友书局1971年出版了《莎士比亚析义》一书。1990年,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朱立民的《美国文学·比较文学·莎士比亚》。在这本书中还收入了黄美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喜剧艺术》,彭镜禧的《从表现角度看〈亨利四世上篇〉哈乐与富士塔的关系》,廖炳惠的《谁需要奥菲丽亚?》,苏其康的《〈仲夏夜之梦〉的浪漫人生观》。近年来,台湾莎学方兴未艾,台湾《中外文学》等杂志除了发表莎评文章二百多篇外,《中外文学》还两次刊出《莎士比亚专辑》。此外在《中外文学》的专号,如“戏剧研究专号:文本·演出·戏剧史”上,以及台湾大学出版的《台大语言与文学研究》等刊物上也有莎学论文发表。彭镜禧翻译的《哈姆雷特》(2001)由台北市联经经典出版社出版。杨世彭翻译的《仲夏夜之梦》(2001)、《李尔王》(2002)分别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和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陈琳秀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2001)由台湾华文网有限公司崇文馆出版。台湾学者的《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其中收入方平先生的“序”)也即将出版。此外,在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台湾)、淡江大学等高校的外文系也开设有“莎士比亚”课程。

三

1986年之前,台湾的莎剧演出大多局限于戏剧院系的毕业公演,其中尤以文化大学戏剧系在毕业公演莎剧上较有影响。文化大学自1967年演出《李尔王》之后,共演出了25出莎剧,包括悲剧、喜剧和传奇剧等14个剧目[《仲夏夜之梦》(1966)、《李尔王》(1967、1968、1969)、《恺撒大帝》(1968、1977)、《威尼斯商人》(1969)、《奥赛罗》(1969)、《哈姆雷特》(1971)、《马克白》(1972)、《考利欧雷诺斯》(1973)、《安东尼与可丽欧佩区拉》(1975)],其中王生善单独或与人联合导演7部,洪善群单独或与尹世英等人联合导演6部,前者重视运用传统或现代剧场形式及表现元素来呈现莎剧,后者大量采用象征手法,特别是利用音响效果制造出戏剧所需要的基调与气氛。这些校园戏剧演出,不仅具有戏剧学习、艺术教育的功能,在表达形式、舞台美学创造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试验。台湾的莎剧编剧、导演和演员在莎剧演出中强调如何用中华文化、中国戏剧舞台表演形式和语汇重新诠释莎剧,使莎剧能够与台湾人民的生活、文化习俗和感情产生共鸣,使莎剧与台湾剧场和汉语文化产生更多的对话空间。1986年,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邀请汪其楣导演的《仲夏夜之梦》音乐剧,在聂光炎的舞台灯光设计中融合了写实与抽象的创作手法,制造出一种似真似幻、晶莹剔透的水晶般的效果,在两道纱幕上,既有森林、鲜花、树叶的美妙投影,又可以使透明水管组合装置投影在纱幕上,营造出诗意般的梦幻空间。这也是台湾在舞台设计上首次采用大型幻灯及纱幕来营造剧场空间。1992年,台湾屏风表演班推出了由李国修编剧及导演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讽刺情景喜剧《莎姆雷特》(该剧曾参加94中国上海莎士比亚戏剧节演出)。该剧以《哈姆雷特》主要情节为主线,以三流的“风屏剧团”团员因角色竞争、感情纠葛导致仇恨、嫉妒、勾心斗角的情节为辅线,演绎了当下演员在现实生活中一再重复的生存困境,大胆颠

覆拆解、倒错原作,力求在精神上紧扣原作主题的同时,掺入现代社会熟悉的权利争斗和情感多变的因素,使观众对戏剧和真实之间的反讽、辩证和交互指涉关系有更多的反省玩味的空间(该剧2000年8月推出第三版,即“千禧年狂笑版”)。在“千禧年狂笑版”中包括莎士比亚在内都被渺小化乃至琐碎化了,凡夫俗子成为戏剧中的主角,哈姆雷特就是我们大家。1992年由马汀尼在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导演的《亨利四世》,演绎出人在历史权力变迁中的角色扮演及自我定位的戏剧空间,舞台设计体现出公共工程建筑物概念,如路桥、地下道路的出口、滑梯;象征国王权力中心的巨大圆柱体,以阐释王朝的重新建构等。1994年,“果陀剧场”推出的梁志民导演的《新驯悍记》完成了导演设定的一个流浪汉的梦想的主题阐释,塑造出当下成年人或现代人所缺少的梦想幻景,同时也创造了台湾剧场童话式的视觉语言风格。1986年,阎鸿亚在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执导改编的《射天》(《哈姆雷特》),将整个时代和历史北京都置换到了战国时代的宋国,以歌舞伎的形式糅合元杂剧元素,体现出一种有别于京剧的中国风格。在舞台上,由于历史情景和时空背景的不断转换,使西洋宫廷中的演剧传统转变为对中国历史中帝王之家占卜的仪式,再现了先王的真实命运,完成了王子试验叔父是否有谋杀父王的目的。^{[8](PP337-348)}1989年,“当代传奇剧场”推出的王安改编、吴兴国执导的《王子复仇记》是继《欲望城国》(《马克白》)之后,由一部以京剧形式改编的莎氏悲剧。该剧除了延续《欲望城国》中将莎剧中的台词转换为京剧的韵白、唱腔,运用京剧表演程式、身段外,着重将王子的内心独白的大段唱腔,用于表现内心复杂的矛盾心情,在中国古代背景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民俗技艺的表现形式,表演中采用了弹词和哑剧形式,又一位说书人和两个弹奏琵琶者且说且唱呈现故事,而另外的演员则以哑剧表现出谋杀的情节。^[9]1998年,贾孝国改编自《哈姆雷特》的摇滚版的《树林中的王子》则强调肢体张力和暴力氛围,运用强烈的现场摇滚音乐和仪式化的动作,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树林王子,轻快逗趣的动作使画面中的真实的残酷血腥呈现出疏离的反讽效果。1986年,王其楣导演、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制作和演出的《仲夏夜之梦》,着重与现代生活语言接轨,身体语言呈现出舞蹈的特色。1992年,由王小棣执导的《莎士比亚之夜》糅合、借用京剧艺术,采用京剧身段、动作、京白、文武场面呈现三段式及三部莎剧(《哈姆雷特》、《奥赛罗》、《马克白》)对人心的黑暗面给予揭露。1997年,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由梁志民导演的《吻我吧!娜娜》(《驯悍记》)以现代歌舞剧形式将莎剧中嬉笑怒骂的语言改为通俗易懂的唱词及对白,配以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流行音乐、歌唱和舞蹈,反映了台湾流行文化的拼贴效果,使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近

莎氏喜剧。^[10]

1992年4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举行朱生豪诞辰80周年学术报告会,台湾英美文学学会会长、淡江大学教授、莎学专家朱立民专程参加了会议,并向大陆学者介绍了台湾“莎学”情况。这也是海峡两岸“莎学”学者的第一次交流活动。近年来,台湾的莎学发展成上升趋势,而且与大陆的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大陆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莎学研讨会,也有台湾莎学家如朱立民、彭镜禧、姜龙昭、王淑华、林南、简南妮等受到邀请。台湾莎学学者的论文也在大陆的《中华莎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等刊物上相继发表。在大陆出版的一些莎士比亚书籍,也在台湾出版,如:哈勒岱著,刘蕙芳译的《莎士比亚》(1999)、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2001)由台北市联经经典出版社出版;方平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2001)、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上、下,2004)均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及时推出。在台湾,莎士比亚研究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重镇。^{[11](PP385-431)}在研究中,融入了用中国文化观点探讨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影视作品中叙述方式的变异,莎士比亚戏剧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剧场表演的关系。总之,在台湾的外国文学研究中,莎士比亚研究的论文数量相当多。^{[10](PP412-420)}由此可见,台湾莎学可谓“枝繁叶茂”了。

参考文献:

- [1] 梁实秋.梁实秋散文(第二集)[Z].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89.
- [2] 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A].梁实秋散文(第三集)[Z].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89.349.
- [3] 梁实秋.槐园梦忆[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4] 梁实秋.雅舍杂文[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5] 虞尔昌.文艺杂谈[Z].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
- [6][8] 彭镜禧.发现莎士比亚——台湾莎学论述选集[C].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0.
- [7] 彭镜禧.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Z].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287—295.
- [9] 王婉容.莎士比亚与台湾当代剧场的对话[A].彭镜禧.发现莎士比亚——台湾莎学论述选集[C].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4.337—348.
- [10] 简南妮.果陀剧团《吻我吧!娜娜》中的离经叛道[A].上海戏剧学院/香港浸会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莎士比亚在中国演出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戏剧学院/香港浸会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1999,231—237.
- [11] 陈长房.外国文学学门未来整合与发展[A].冯品佳.重划疆界——外国文学研究在台湾[C].新竹:国立交通大学外文系,1999.

[责任编辑 陈 磊]